石匱書

石匱書卷第一百八

明　鈫南張　岱著

劉定之劉珝列傳

劉定之永新人父髦慱學篤行薦魁鄉闈多疾不仕耕稼石潭之上學者稱爲石潭先生定之自幼警敏善誦髦日授之書不令爲文一日見其所爲祝竈文及詠桃漿諸作大驚異之扵是盡呈髦所爲文髦謂其妻曰此子有八面之才一第不足多也正統元年

會試第一廷試第三授翰林編修四年夏京城大雨
水詔求直言定之上十事切中時弊以是知名己巳
之變定之為侍講上言臣覩自古夷狄之禍未有甚
今日者如晉懷愍之陷匈奴宋徽欽之陷女直皆因
邊塞外破藩鎮內潰救援不集播遷無所未有若今
日全盛天下數十萬衆奉　上皇漠外委以與虜者
也至於晉宋既遭蒙塵之後元帝繼統高宗嗣服皆
棄故都安一隅然尚能奮既衰之勢禦方張之敵使

劉曜石勒歛虐談而不入梓宮常后因講和而來歸
未有今日全盛天下數十萬衆也先乘勝直抵京師
聽自去來者也蓋國勢之弱雖非陛下所遽能使之
強然豈可不思自強之術臣無知曉敢陳所見臣以
爲宜講戰陣審守禦慎行人散降胡練兵撫民擇將
材明賞罰而學修主德爲臣觀昨日之戰但知閉營
堅壁托爲持重而不能出奇盡力用收捷勝甚至前
隊敗而後隊不救左哨出而右哨不隨宜做宋吳玠

吴璘兄弟三疊陣法前一行刀盾蹲伏以俟其陣最低前二行矛戟大鎗立陣以俟其陣稍高後一行騎兵弓矢其陣最高使勢得相援力得相捄又虜騎奔衝唐突制之必資刀斧昔郭子儀破安祿山胡騎八萬用千人執長刀如牆而進韓世忠破金虜拐子馬用五百人執長斧上砍人胸下砍馬足繇此言之刀斧之揮霍便捷優於大鎗之遲緩趑趄也臣觀紫荊居庸等關名為關塞寔則坦途虜騎北來若風驅霧蓋

兵士寡弱亭障缺敗堠隊踈漏非一日已增兵士繕亭障塞堠隊畫地守之曰其陸地則縱横掘塹名曰地網因其水泉則遏坎停蓄名曰水櫃或多植榆柳以制奔突或多招土兵以助官軍此今日事也亦古人之已事也傅說曰事不師古匪說攸聞故古可師也若夫奉使之臣往時充以譯人駔夫招釁起戎職此之故今後正使宜用文武賢臣介紹之選以令通敏之士昔漢文帝屈趙佗遣陸賈宋仁宗結契丹使

富衍伸威修德鮮有敗事此亦古人事也何以謂降胡宜散也志有之匪我族類其心必異往歲降胡盡留京師授官職給全俸昨者或衝破關塞奔歸故土或來伺隙寇掠京畿今宜遷徙厥衆遠居南土禁其種落毋自婚媾變其衣服從我襟裾為兵則錯在我兵為民則錯在我民被我政教從我風俗如此則可以減俸給如此則可以省漕輓蓋 上皇之朝臣嘗言及智謀短淺不足動天今有效矣何以謂兵宜

練也天下之民農輸粟女輸布以養兵也天下之兵受粟於倉受布於庫以練武衛國也向者兵受布粟於公門納月錢於私室於是丁不習攻伐擊刺之法足不習坐作進退之宜目不識旗幟之色耳不聞金鼓之節轉貨為商執技為工工商所得僅足補月錢之數費盖民之膏血匠之氣力變為金銀以恣奸宄一日卒以臨敵如驅羊拒狼幾何不敗今宜痛革月錢之弊作新操練之政將帥有踵舊習怠新政者小

則降級大則誅夷何所不可若夫守令削民猶將帥削兵也今也常年之所黜落三歲朝覲之所糾彈者宜加之罰大臣舉官有犯贓者宜連之罪夫然貪墨者寡薦舉者慎貪寡舉慎則民安而邦本固雖有夷狄外侵不足為患此之謂撫民若夫天生將材不專將門也販繒屠狗被褐捫虱可以王霸趙括奢子王離翦孫殞首繫頸無濟事也今國家用將有出將門之中者如石亨楊洪是有出將門之外者如于謙楊

善是宜令公卿侍從各舉所知量能而使庶乎拔十得五闗一知二而邊材日充將帥得人此之謂選將漢圖恢復所恃者諸葛亮宋圖恢復所恃者張浚此兩人者忠義素著功業久立然街亭一敗亮降丞相符離未捷浚解都督待取後功乃復前官此亦古人事也臣觀昨者于謙石亨等將兵禦虜迭為勝負互相救傷雖不足罰亦不足賞也亨自伯爵陞侯謙自二品陞一品推恤腥膻迎回鑾輅不見其功但見其

賞忠臣義士豈不怠哉今至使但居舊職勿受新銜以作敵愾以勵廉恥夫旣與而不忍奪者其君姑息也旣進而不肯退者其臣患失也君無姑息之政臣無患失之心治平計日矣此之謂明賞罰若夫攬尊權親萬幾人主事也百凡政事有早朝未及決者請退御便殿使近臣侍側大臣前奏言官察其邪正面加糾彈史官書其言動永示勸懲君臣之間詢謀疇咨互相可否此亦前代故事祖宗成法陛下遵而行

之則決政也益以熟而察臣也益以明若仍前以本章奏入旨意批出臣恐偏聽獨任威亂生奸故夫知仁勇人主之德也知察枉直仁覆群生勇收威柄宋司馬光以聰明武告君即此義也若夫五經諸史至博也流覽多識儒生猶或難之臣謂經莫要尚書春秋史莫正通鑑綱目而當善惡兼觀爲今也儒臣進講誦善若頌避惡若諱是猶恐道路之有陷阱閉目不視恐魚肉之有餒腐擁鼻不嗅其不至誤食而嘔

實行而蹟也者幾希矣夫唯善惡兼觀則於君也既知禹湯文武所以興又知桀紂幽厲所以替趣避審矣其於臣也既知有蕭曹房杜之良又知有李林甫楊國忠之奸用舍當矣其於內臣也既知呂強張承業之忠又知仇士良陳弘志之惡操柄定矣此在陛下設誠行耳今天下之大尚如金甌之未缺臣見國勢可張讐恥可雪兄弟之恩可全祖宗之治可復也書奏　景帝嘉納之定之博學多聞凡有論事莫不

切中　英宗復辟以右庶子兼侍講改通政司右叅議兼官如故成化二年入内閣叅預機務會久旱上言四事一言　皇上天也中宮正后地也今久旱風霾二氣不和易天地之心未暢意者謂　皇上遇中宮正后稍疏欲上自正后及妃嬪進見先後悉循其序故垂戒如此　皇上宜體天地之心俾嗣續蕃昌宗社永固二言祖宗仁愛子孫至無窮也是以　英宗皇帝出建庶人等配偶生聚善繼善述之大者今

郕王妃女已及笄矣宜命禮部為之婚配此為體祖
宗之心亦和陰陽致雨澤之理也三言伊傅告商嗣
王必法成湯旦奭告周嗣王必法文武我　太祖皇
帝德業隆盛臣願　皇上取其御製諸書及史臣所
纂述寶訓與大學衍義貞觀政要相間進講以此商
周子孫取法成湯文武之意四言帝王制治保邦異
端佛老不與為今天下太平日久民生日衆物產不
足供衣食而內奉朝廷外給邊境日增日盛又復靡

賛於此其何以堪今先朝所賜寺觀塔院即未能盡闢去之姑存其舊勿再增廓疏上留中居三年卒仕終禮部右侍郎兼學士贈禮部尚書謚文安

劉珝青州壽光人八歲能文書過目成誦有老人相曰是兒面有丞字文後必為相初赴鄉試道經臨淄值河溢僕馬俱溺珝水行半里餘神氣自若人成異之舉正統十三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景泰七年陞修撰天順元年陞春坊右中允進講東宮 憲宗

踐阼以宮僚舊臣陞太常少卿兼侍讀成化三年以
修 英宗實錄成陞太常卿仍兼侍讀八年丁母艱
歸廬墓三年鄉人號其里曰仁孝服闋復任十年陞
吏部左侍郎仍值經筵日講讜言正論聞者悚敬大
學士劉定之捬為講官第一明年兼翰林學士入内
閣十三年陞户部尚書十四年加太子少保兼文淵
閣大學士十八年修文華大訓成加太子太保翊丰
姿秀偉望如神儒為人剛直英邁秉心不疑其在吏

部不狥私情亦不為苛細矯激之行及為内閣直前
果斷無所顧忌林俊之論僧繼曉太監梁芳也得珝
於 上前捄解李孜省左道惑衆珝密疏言之顧與
萬安同事時時對客輒罵安負國無恥為安所銜一
日太監譚昌傳旨召安與劉吉赴西角門出示 上
手封啓視則人訐珝陰事謂珝嗜酒貪財好色與太
監其認親縱之奸宿樂女納王越金為謀復爵等語
并及其二子罪狀安佯驚曰此匿名文書也上胡不

火而以付臣翊與安等同出入朝扉事屬曖昧何從
而明即子或過失亦未之知也唯太監保持昌曰其
保持劉公久矣向科道官劾汪直疏　上已訝無劉
名今聖意已定二先生若不為計明且無及安曰翊
親老俟其親守制去何如曰不能待也曰則請令自
陳昌曰　上意如此可即語劉詰旦翊奏書求退顧
不及養親　上怒命昌再出問安〻曰翊欲去久矣
此疏盖豫撰者昨猝不及詳遂以書進昌還奏　上

意鮮特允之翀又奏臣子鈗為中書舍人方十歲鈁
禮部司務故多疾乞并令隨臣還鄉亦許之於是給
驛米歲夫賜白金楮幣甚厚蓋安故衛翀而群小亦
見嫉忌或構為飛語或假托邏卒俳優中之 上前
而翀去位矣弘治三年卒賜謚文和嘉靖二年言官
疏翀素行孝友化乎鄉邦有旨立祠祀之賜額曰昭
賢

石匱書曰劉文定高才亮節其疏不讓十漸十思而

文和剛直勁正不作迂迴謂非光明磊落之君子乎

余至泰山疊嶂層巒但有崖岈而絶無巖穴虎豹亦不能藏其身況狐狸貒貉乎

石匱書卷第一百九

明　紹南張　岱著

張寧鄒智列傳

張寧浙江海塩人幼頴敏絶人七歲題畫龍有莫點金睛恐飛去之句人已識其不凡景泰甲戌試禮部考官奇其文擬寘第一不遂侍郎姚夔讀之驚問曰得非張寧邪少保于謙奇其才授禮科給事中謇諤自持遇事敢言每有大議　景帝必問張給事云何

丙子順天鄉試閣臣陳循王文以子不第歸咎考官
寧奏元宰私其子失大臣體乞令罷黜聞者竦然
英宗復位因災變日御齋宮用祈消弭寧乞將各衙
門批政悉行改革勸 上尤當嚴恭寅畏轉移冥漠
曹石恃奪門功竊弄威福寧奏劾無避聲焰減戢
上嘆不可及稱為真給事朝鮮仇殺毛憐衛郎卜兒
哈父子朝廷將往問罪而難其人差寧往既行得遼
東奏兩夷仇殺勅諭追留取便進止時次遼東寧拜

勅言君仁臣忠敢自便乎即調官軍肅陣直前既至
奠揚威德陳譬禍福君臣相視震懾謂朝廷有人
憲宗嗣位寧首勸進經筵講大學衍義薦王竑李秉
可當重任太監覃包重寧遣人累邀相見尚書姚夔
等咸勸行寧不往他日以事會語一不及覃甚啣之
成化改元　皇太后壽辰建設齋醮尚書姚夔欽會
大臣收買楮香詣寺觀祈福寧奏　皇上孝誠慰悅
慈聖人臣但當和衷敬德以伸下情不當崇奉釋老

辦香祈祝行之祗壞風俗傷名教南京給事中王徽等彈劾內閣李賢獲罪遠謫寧會六科申秝大忤會兵部薦寧與岳正俱堪任侍郎都御史乃得旨知汀州府侍郎尹旻贈之有高名千古重如山之句寧至汀其治先教化而後刑罰興學校表節義恤孤獨禁游情民方安之以疾致仕尚書李秉侍郎葉盛黎淳並奏起寧皆以疾辭王端毅公道郡城特造寧宅敦勸之卒不起閒居三十年絕跡不事干請海內士大

夫東西行者靡不造謁得一樓見爲幸寧老無子取二妾奇李壽入疾革囑嗣子必嫁之二妾悲慟剪髮誓死同居一樓不下者三十九年有司以聞詔旌曰雙節

鄒智四川合州人舉鄉試第一登甲榜選庶吉士少貧燃樹葉讀書成化末與計偕經三原時王恕以兵部尚書落職居里而萬安劉吉尹直貴用事智詣謁恕歎曰方今名德如公屏棄居里而彼人彼人貴用

事智書生切憤之今之京非望中冀而已將扣闕以明君子小人進退之道既授官上疏曰臣聞體元君職也調元相功也切見 陛下之於輔臣有缺必倫有事必咨亦云任矣然或改革一政進退一人往往降自內批若示小人陰執其柄者是既任之又疑之也是其進身之初多出私門先有以致 陛下之厭薄矣及居任任職唯唯容容見若不能若不敢 陛下既任復疑意其在是然臣未聞一任一疑可成天

下事者也宋之英主無過仁宗夏竦懷奸扶詐孤負
任使則罷黜之呂夷簡痛改前非力圖後効則包容
之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抱才器有重望則不次擢
用之以故慶曆嘉祐號為太平臣願　陛下熟察忠
邪辨明枉直凡茲輔臣孰竦孰夷簡孰衍孰琦孰仲
淹孰弼黜擢優容無使淆亂則天工亮矣臣聞天下
之事惟輔臣得議惟諫官得言諫官雖卑輔臣等也
今也以軀體魁梧為美以應對喋給為賢以簿書刑

獄為本事上不畏天命下不悲人窮愉綖群聚跡若鶩斯言則匿忠咎以歸主臣願罷斥浮冗之輩廣求風節之臣或令對仗彈訶或令入閣叅議或請對或輪對或非時召對言有可採次第施行否則優容亦勿加罪則天聽開矣臣聞猛虎在山藜藿不採汲黯在朝淮南寢謀以　陛下聰明豈不知治天下者必得正人君子乃可任哉特其所言所行利公病私小人懷私巧譖中之　陛下亦用內尼如兵部尚書王

恕之碩德監察御史孫珍之精直章懋之敷亮林俊之剛方張吉之馴雅或削籍褫柄或置散投荒上天生賢本心必不其然自願飭王恕之蒲輪駕孫珍之驄馬抽揚俊等以充其名則天心協矣自閣自古國家之敗未有不繇輕變祖宗之舊也 高皇帝監古跡謹亂源凡茲内閣惟供袚䕫頻年以來邪徑日開主上大權旁落其手内倚之為相外倚之為將藩省倚之為鎮撫伶人賤工倚以襍作奇淫法王佛子倚

以出入宮禁鎮國永昌等寺倚以結怨軍民其他耳
目所不及加尤有不可勝言者歐陽修曰宦官之禍
甚於女寵可不念哉可不畏哉臣願 陛下股肱宰
相耳目諫官腹心正人君子則天綱正矣而 陛下
又撫難窮之義理惜易邁之春秋考之經史會之身
心一歲之間無日不然則天下之事盡舉矣智慷慨
負奇一時御史湯鼐中書舍人吉人進士李文祥皆
與智善並以進賢退不肖持論見浮沉世事者輒叱

罵之其秋　敬帝登極舊政一新安懼鄧等彈劾不
得久位於登極詔書揷入一條令給事中御史毋風
聞挾私言事違者加罪一時物論囂然安亦尋悔之
其冬上兩宮尊號頒詔天下乃復揷入曰凡天下大
小衙門政務有利當興有弊當革許所在官員人等
指實條具以聞其時則有流星之變智復上疏曰伏
覩今月十日五鼓有大星飛流起西北亘東南光芒
燭地蜿如龍蛇人馬辟易蓋陽不能制陰之象也臣

切惟 陛下即位以來斥宦官黜左道究游費抑冗員痛懲法王佛子大放珍禽怪獸興利革弊幾無遺矣變異若此其故何哉以臣毣毣之思毋乃陰未消陽未長 陛下事天猶未至與臣伏讀明詔曰天下大小衙門政務有利所當興弊所當革者所在官員人等指寔條具以聞臣有以見 陛下知前日登極詔書為奸臣所誤阻塞言路物論囂然故復下此條以自解耳夫不曰朕躬有過朝政有闕而曰大小衙

門利所當興弊所當革不曰許諸人直言無隱而曰所在官員人等指寔條具以聞　陛下所以求言已不廣矣然欲興天下之利當求利之所以興欲革天下之弊當求弊之所以革欲正天下之衙門當自太衙門始夫內閣天下之大衙門也利莫利於君子進弊莫弊於小人長臣見少師安怙無厭少保吉罔無擇少保直奸無恥小人也此而不退上弊社稷下弊蒼生即欲他弊之革不可得也臣頗諷之放之臣見

致仕尚書王恕忠可任大事尚書王竑剛可寢大奸都御史彭韶正可决大疑君子也此而不進上無以利社稷下無以利蒼生即欲他利之興不可得也臣願召之崇之然君子所以不進小人所以益長臣謂宦官之權重也臣又聞漢元帝任蕭望之周堪而制於恭顯宋孝宗任陳俊卿劉珙而間於湶昇林甫仙客與高力士犄角而唐不綱似道大全與董宋臣表裏而宋不兢古今君子小人進退之機未嘗不繫此

曹之盛衰惟 陛下鑒既往謹未來張英斷總天綱
凡所以待宦官者一以 太祖為法凡所以任大臣
者一以 太宗為法則君子進小人退天下治矣疏
入不報居有間安見鶚輒語之曰近西宮尊號詔書
語及開言路者非裏面意我輩羽翼諸公增之耳鶚
即以其語反劾安等訕君且稱朝廷曰裏面無人臣
禮疏入亦不報俟命數日忽有旨召入諸中官皆在
令跪鶚曰令鶚跪者旨耶抑太監曰旨乃跪曰疏留

中還含笑爲亢聲曰臣所口皆國家大事曷留中是
皆若等障壅若等盡在盡何姓名吾欲卒吾口諸鬫
稍稍引匿爲橋然出亡何安與直免爲文祥等相
與謗謅謂君子已進小人已退日夜縱飲酣快吉使
客唉御史魏璋曰君能去爲可得美官璋遂日夜伺
爲爲本州知州劉槩者抵爲書賄以金言夢公遇一
老人騎牛陷淖中公左手把一石子文五色右手提
牛角引之大道老人謝而出占之曰人騎牛象形朱

國姓也石于一丈五色弹也公弹章具文釆稱第一
也引大道公引君當道也爲自喜甚出緊書遍示客
其明年四川飢遣官往賑吉人上疏言所遣人不任
請精選四使分四道擇才御史使理荒四使之選如
給事中宋琮陳瓔韓鼎御史曹璘郎中王沂洪鍾員
外東思誠評事古寅考滿知州劉槩理刑知縣劉福
皆可用才御史則湯鼐宜爲之璋遂草疏著御史景
隆名言人抵抗戌命私立朋黨得旨下錦衣獄令自

引黨人〻以爲璘思誠與福對璋嗾御史璧等言璘
福思誠非人黨惟爲與及主事李文祥庶吉士鄒智
知州董傑数人是因掇拾爲與所言梦誣以誹謗劉
吉擬旨連捕下錦衣獄逮考智自供曰智與湯爲相
遇契密或論經筵不宜輟講大寒暑或論午朝不宜
塞責一二事或論紀綱廢弛或論風俗浮沉或論生
民憔悴賑濟無策或論邊儲空虛備蓄無預不知其
它送刑部坐與妖言斬爲法贓充軍人欺罔削籍知

與文祥浮躁淺露讁官王恕訟槩曰切見鶚等不及
死臣不敢過瀆天聽切惟律重妖言謂如亡秦者胡
之讖若諸緯書之類是也劉槩書詞雖妄意在成人
美昔秦之時忠諫以為誹謗深計以為妖言天下至
今非之臣恐 陛下以一劉槩上累平明之治令天
下後世不獨過秦於是 上令姑繫獄須之當熱審
刑部尚書何喬新復為槩訟得減死戍海州而讁智
廣石城千户所吏目智毅然就道衣結屨穿親識饋

送一無所受既兩月廢政具舉居四年暴病卒智寫
懷詩有曰入到白頭終是盡事垂青史定誰真夢中
不識身猶繫又逐東風入紫宸辭朝詩有曰盡披肝
胆知何日望見衣裳只此時但願太平無一事孤臣
萬死更何悲慷慨忠愛溢於言表

石匱書曰先輩有言我明翰林無文章臺省無奏疏
故歷朝之以奏疏名者多出之部屬詞林及觀政進
士成化之翰林四諫得鄒智而五而張寧獨以青瑣

侍從胥鰒於其間入故不可以地限乎獨恨熹廟以後言官多如蚊蚋嘬膚之喙利亦如之乃閱不數年而竟覆邦國則古之仗馬秋蟬又未必非社稷之福矣悲夫

石匱書卷第一百廿

明　劍南張岱著

何喬新彭韶陳選張元禎列傳附項麟王府朱塈

何喬新江西廣昌人吏部尚書文淵子也少讀書病陳子經續長編背彬也極不書官呂文煥降元不書叛張世傑溺海不書死節為非是識者韙之景泰甲戌成進士奉使淮西梁令閻徵為文淵門人以金帛為壽新却之徵曰吾壽吾師非賄居也曰子壽吾父

因他人效之可因吾效之則不可卒不受使還授刑
部廣東司主事　景帝立太子文淵草詔有天倫下
民作之君父有天下傳之子句文淵自喜為人誦之
英宗復辟文淵虞禍自經死有愛妾蕭州人諸子令
之嫁不肯鄉人獨稽者亦文淵門人為侍郎謫官家
居奏文淵死冤諸子遁之以脫禍又追嫁之所愛妾
詔逮繫獄拷掠蕭州妾剉十指為喬新訟冤喬新亦
奏稽巡撫廣東時嘗薦黃汯及代草易儲疏既以事

往不竟欲延擇歸霸州妾謂諸子曰諸郎謂我不能
節耶今日非我諸郎愧矣諸子乃羅拜霸州妾階下
尊稱之曰霸州夫人喬新既辭欲還本司郎中職司
錦衣官校有犯者不少貸喬新律比精審郎刑部七
年尚書侍郎盡重之同曹皆自謂不及成化初陞福
建按察司副使浙寇千餘人盜採壽寧寧縣銀礦所
過剽掠喬新發鄉兵擊斬之福寧有葉宗模從人出
入隨兵甲拒捕武裕平喬新設方略進致其父于福

清滸氏所居瀕海歲出諸蕃互市事覺將移欲為亂裔新盡撫獲其渠黨福安寧德眾礦久絕有司責民歲課多破產奏減之清流歸化里界將樂沙縣閩氏恃險僻不共徭賦裔新白都御史即里置縣行部所至問利害興除之陞河南按察使河南大水艱食故事貸貧民至秋罷裔新謂有司曰故事謂有秋也今已無秋令貸至麥熟流民入境發粟為粥出庫給布所全活甚多都御史原傑招顧至南陽引以自助先

是都御史項忠驅逐流民過當民聞傑至皆逃匿山谷喬新四入其處極所慰拊招還復業十四萬人附籍若六萬餘户而甦京師僦車行朝服圖書而已陞湖廣右布政再陞巡撫山西都御史山西連歲旱饑喬新賑救一如河南治虜至督將士伏兵灰溝營斬獲甚衆奉勑理獄末減為多其所治爰書疏奏簡明憲宗覽而嘉之命為刑部右侍郎虜酋小王子寇大同殺邊將議以失機例議以喬新久習山西請本勑

往歲新築城奶河堡集精銳守衛要害逝去山西復大饑上復命往賑特平陽澤州二處潞沁汾遼與并嵐保德二州及嵐臨河曲四縣父子夫妻相殺食下戶部勘逐守巡官以督促遂備為重但勘平澤二處全災餘俱六七分嵐靳言西民如久病羸人粥之猶藥更奪其食輕有紿理悉參駁之復請轉移勸發得賑數萬而粟數十萬石選擇有司分賑溝渠垂斃饑民蘇之後以粟所活三十萬人招還復業者十四萬

播州宣慰使楊愛不睦其庶兄友友奏愛有異謀上
命喬新即訊因愛以待命喬新言楊氏有播五百餘
年郡邑所載一旦因衆之恐驟見其前長官辱皆驚
動為變乞釋使總理同還矣愛寔不反友恃父寵要
爾奪其官請遷友之他郡以離其黨播遂安
孝宗元年陞南京刑部尚書吏召入為尚書將王恕
彭韶馬文升張悅並繫時望先是喬新在南都請給
運中官所占械沿江蘆洲於軍民以省進奉至是復

請除去錦衣逮捕爵篤怡符復先朝精微批之舊以

道路誣其明年京城雨水為災下詔求言喬新言臣

備官司寇請無他及但以律對臣讀大明律一書

高皇帝所親定事例諸條　列聖所推廣情理輕重

可謂至備然原文深奥官吏講解未明往往害辭害

意臣按大明律罵祖父母父母及妻妾罵夫之祖父

母父母者並絞註云親告乃坐又曰祖父母父母誣

告子孫若子孫婦者各勿論夫既云親告矣又復何

得云誣告良以愛憎之情常人不免有聽信後妻憎前妻子者有愛少而憎長者有欲肥兒而瘠孫有憎自子孫及子孫婦者今親告遂坐則雖有薛包王祥之行所共一言且不免誅而今問刑者遇有前事被坐絞罪云是親告豈不濫哉臣按大明律官員決人不如法者笞四十因而致死者杖一百若監臨官因公事非法毆打人處怯去處及自以大杖或金刃手足毆人至折傷以上者減凡鬪傷罪二等至死者杖

一百徒三年以上並追葬埋銀拾兩若依法決打邂
逅致死及自盡者勿論又按近例有司問刑官有用
腦箍夾棍烙鐵悶馬棍等項酷刑者官員問罪起送
吏部奏請定奪或降職或廢為民蓋懲殘戒忍之
意近見問公考訊依法決打邂逅死者槩坐酷罷不
無涉苛虐按大明律因事威逼人致死者杖一百追
葬埋銀拾兩威逼之云有則擬取人田園有則殃索
人財貨有則見愚弱而恐之有則因平賤而脅之有

則其人挾怯至自殺然恐夫惡婦卒然變色或緣口
豪戒偶醉罵本無威用小民輕生輒便自盡官司往
往問擬前罪雖其律止杖然貧窘之人監追埋葬至
淹禁連月甚者賣子女典房屋乃竟其事深可憫也
臣按大明律編發邊遠充軍北人戍南南人戍北固
以懲罪亦以遠奸而近者徒取寬恭云可使也因[illegible]
虜不問南北多發西北邊衛夫逞皆奸人也皆先坐
斬絞罪饒死乃出往往至其逃竄爲惡如舊逃者雖

仍論死犯者終莫有戒況其中又有戎虜族類投逃情習吏語者有如漢之衛律宋之張元亡入其中為彼謀主此亦不可不慮臣按大明律計贓科罪必須估鈔然計贓科罪律雖一定以贓估鈔例則隨時國初每銀壹兩直鈔一貫今則直貫八十是國初常人盜銀捌拾兩乃絞今坐一兩也監守盜銀四十兩乃斬今坐伍錢也漢書以表者中也不輕不重之謂也凡臣所言請下部察院大理寺會議講明律意務求

廠中奏上特當事有劉吉素不爲喬新所重慫恿不
行郎鄒紳省喬新曾屬喬新最重之會大理丞缺御
史鄒魯覬得喬新力薦紳魯大恨誣奏喬新外家與
鄉人訟喬新得其金錢爲行賄吉取中旨下諸校逮
人錦衣獄戎劾喬新恕喬新曰恕已則自文恕人則
涉訐吾有辭卽去耳頃之錦衣窮治亡驗予致仕廷
臣先後奏請起用弃不中旨悉寢不行其後晉爲仇
家惟兩目化誹謗戎士論快焉喬新博學嗜古聞其

書槪從入儆録卷紬至三萬餘多自較讎箋註與江滌以文學相尚而氣節久之彭韶蔡清纂其人自紬為于鄉年七十餘病卒巡撫都御史林俊言喬新毀歷中外始終全德致仕十有餘年足跡不入城府聲色貨利素不嬰心著書立言老尤造妙可與故刑部尚書彭韶並謚為文吏部覆奏有旨令具喬新致仕緣故以上吏科給事中吳世忠言喬新危恩士類皆羨林俊為之請謚下吏部令上當日致仕之故不知

陛下欲與洗雪誣枉邪將聖意别有所存臣攷喬新學行政事與不優長忠勤剛介老而彌堅敕御史鄒智私忿誣以小事一辭不辨欽然退歸杜門著書人事寡接閩四川士官楊泰夙感公道不遠千里資以棺木藥食之費禮厚意勤一切辭推於此不受其他可知林下不受當路可知喬新平生之名充滿士大夫之耳御智擯死人謂快歷之公陛下盡除前誤重賜後榮海內人心也若必考退身之蹤疑旌賢之典

則如宋韓之奇嘗誣奏歐陽修吳訥輩嘗誣奏朱
熹矣然當時人主不以一人私情沒萬世公是並贈
太師並謚曰文夫如此者亦陛下今日勸懲大推也
亦竟寢正德十一年廣昌知縣張漢復以爲言乃贈
太子太傅谿一千入監十二年賜謚文肅喬新有孫
源萬曆初爲刑部右侍郎亦有清節濟譽鄉試第一
登安慶府推官上官三日吏白當伏謁監司濟輝感
曰非吾所能即棄官去

彭韶莆田人天順元年進士為刑部郎時張岐以奇
事候兄從外臺擢僉都御史韶疏岐不可用乞召故
尚書王竑李秉侍郎葉盛下詔獄給事中毛弘論救
得釋尋進郎中分涖廣東司司隸華殿閣事多涉貴
近豪戚嘗挾沮格屹然不撓外戚求買賜額奪民田
勑韶即按頃畝韶至真定繞田周視徑歸上疏自劾
曰昔田文令馮驩收責於薛驩頗折券燔賜薛人今
真定田祖宗以來許民開種即為恒產不復增稅以

勸力農往年韓太監廣寧伏屢奏虜民頻 先皇聖
明民間稍得安業乃今同戎又從頌詞飾奏傷民病
國臣誠不忍復說奪小民尺寸地附益貴戚再下詔
獄言官交論衍釋他日又有貴戚請荒田者 上怒
周閭太后弟尚不得請敕再請那六年陞四川按察
副使十一年進按察使雲南鎮守太監錢能遣千戶
郭寧進象治逐索賄不應者輒之象逮非刑拷掠鞭
擊斃馬多死大索民間備羊祭河韶言錢能屢貢寶

石象馬飴馬之類近又進燈名曰歡奉朝廷以致萬里勞人承進之徒狐假為攖匪頗 陛下恭己勤儉綏遠賤用將前物罷去飭內外臣工敦素守法撫安衷民使遠人歌舞十四年陞廣東左布政劾鎮守太監顧恒劾市舶太監韋眷又劾珠池監承黃福又劾太監梁芳弟錦衣衛鎮撫梁海芳見疏大怒枉上芳言韶事事邀名方命徒以左班相左右得大官乃益無忌憚 上嘿視之芳伏地叩首然竟坐調去廣

父老泣送河下有迎至數百里外者吏部尚書尹旻
屢薦韶可大用尋以明年擢右副都御史巡撫蘇松
嘉湖等處二十一年以星變求言韶疏言近所以始
成功曰終使政治常新事功勤成雖堯舜亦如此盛
矣邇者歲暮正旦星變兩見歲暮功終正旦新始善
始如終天心仁示陛下也昔魏徵陳十漸之疏唐宗
開嘉納之門臣愚妄謂今日治無他求惟守成化之
初足矣伏惟成化之初　陛下廢立中宮家[illegible][illegible]矣

年來聞鎮守內臣貢獻萬貴妃位下或加中宮 上
又褒陞其家幾與 先帝時后家埒此正家之禮未
終也成化之初內侍稀簡防微深矣近大小名數漸
增且以萬計利源兵柄多付其手違禁犯科少有加
罪求得請從此防微之意未終也成化之初禁止天
下貢獻儉德著矣數年鎮守公差爭求珍異充貢茲
又令獻方物悉如天順三年以前例大其名色貢奉
實剝民財水陸勞擾人畜疲損私室被恩公家歸怨

此特儉之德未終也成化之初保傅六卿未嘗輕授用人慎矣迨于公卿輔臣無故概加保傅寺監衙門多以高官典掌之其致仕濫予恩澤此用人之道未終也臣聞因事為功古人所貴鑒往慎來所謂謹始謹而勿失所謂善終書曰終始惟一時乃日新又曰德日新萬邦惟懷此其　陛下大聖人事也時已召為大理卿及是疏上遂改右副都御史巡撫順天等處兼整飭薊北軍務　孝宗即位臣僚交薦詔與王

恕等人望所屬呂為刑部右侍郎元年嘉興百戶陳輔以私鹽坐罪因而作亂兵部議浙江有銀礦鹽場易以生盜宜敕京堂官一員至彼緝捕并巡視各府時以韶風力遂以命之韶進捕輔敗輔衆輔自刎死因勅罷守臣一人遂定既戶部言兩浙鹽法久衆因命韶兼都御史留治其年轉左韶奏豁甯通鹽課贓處州及泰順縣礦銀歲為八百有奇栽革松陽宣平雲和三縣管場各一員選朝則進寬戶窮苦狀凡

八後條陳六事戶部覆議著為令明年轉吏部左侍郎共冬集見詔問所宜時政得失軍民利病韶疏言四事其一言內臣出入左右言語輕重能為人禍福今兵馬倉儲盡付其手凡有章奏無不先允後下所部承行是名失政及至犯罪多從寬宥有殿死人者亦不詰問或請問成獄旋復宥之是名失刑政刑既失又復妄費不惟不禁且助成焉死者或給塋資在者或許蓋祠廣地穿宅服食百凡踰制聲勢之盛於

致為枉伏望　陛下上法祖宗剸綱獨斷使事務歸於所司臧福與孫彥出上嘉納之四年陞刑部尚書安遠侯柳景鎮守兩廣都御史秦紘發其贓以萬計有旨逮問韶抵景於法景為慶雲伯姻家欲挾援傾紘韶力持之景追贓十之一其母奏乞下法司覆除韶奏昔唐宣宗元舅鄭光官租不入京兆尹韋澳械其莊吏宣宗欲寬之澳猶法行貧戶歛令不平徵足乃罷柳景與元舅之親贓賄非負租之比十未及一

又見有除臣守法縱潰恐無以革污懲貪然景竟以
慶雲故免五年元年役詔問得失利病韶條陳本部
職掌四事謂前歲八會議之奏已踰半月未奉勑旨
他所奏請聞有旬日乃得者今天下無事正一日萬
幾之日若優游少斷不惟滯務亦恐惰志此時政失
一也內官王明苗通高永犯絞死罪俱得貸死自古
帝王貴近必刑其封田天若殺人不死復何畏憚此
時政失二也本部聞得百戶原管領隊軍三等營造

昌國公墳塋三逃不還直被原湯死臣聞之道路
昌國公塋制比往時勳戚懸甚官軍萬數輪流上工
計千不足墳在地下亦豈能安役軍懼罪出錢僱役
貧乏者隨上隨逃而領軍之官又復請益前後展轉
不得休息此平民利病一也本部開得神宮監官奏
東安知縣華等違例差役陵戶匠開近畿州縣民當
皆稱貧累征丁多產定者往往投充陵廟貧戶及勇
士旗校等役以規避之致將見戶重征疊任富者累

窮貧者逃竄宜將前從定與優免丁數餘者仍發州縣一比編戶此軍民利病二也伏望 陛下如臣所言稍寬心焉居頃之建疏乞休 上勉留再三乃允命水傳歸有司月給米二石歲與夫八南京御史宗彝等言邇者南京再有地震之異急務莫先於辨賢否舉遺才切見致仕尚書彭韶之恬退剛方何喬新之勤能肅括右通政強珍之剛毅祭酒謝鐸之清白嚴整養病簡討陳獻章之行高博學僉事章懋

之廉介清貞前御史彭程之剛直敢言俱宜擧用吏
部覆請免罷居四年卒贈太子少保賜謚曰忠安遣
官諭祭營葬
陳選臨海人宋國子司業左輔之後父員韜以進士
宰新城爲御史巡按福建還廣東布政使所至清慎
慈恕餘思在民選自少沉靜端慤不妄言笑天順四
年試禮部考官丘濬讀其文力置第一曰必古君子
也及見貌癯陋濬益喜曰聖賢不相既成進士授監

察御史出按江西藩臬有過自傳結若選與語曰悅
不以道選不願也成化初修撰羅倫謫官選獨疏申
救學士倪謙自戍所得復陞為禮部侍郎抗章極論
之復劾奏兵部尚書昂擅役官軍治祖墳總理柴炭
工部侍郎復得請致仕今所督柴夫上章保留鴻臚
寺卿狄當　上召翰林官御屏後有所顧問慨吁退
班俱宜究治既改提學南京先須冠祭射儀於學宮
戢特非習既至徐行歸視周旋磬折紱管豆登洋洋

翼翼遂居宿學宮中夜則以二燈前導巡行誦讀而廉燈燭如晝吾伊不絕選教人必本小學灑掃應對以進於六經以及通鑑西銘皇極經世太極圖共自樹禮即束兩階舉足先後造次不爽除卷牘糊名之舊曰已不自信柰何信士從學三年變色之語不見於章縫斯齒之容不加於輿皂而人從如神明遂河南按察副使尋改河南提學汪直被命出巡都御史以下跪伏道旁選徐入長揖直曰君何官初選曰提

學副使直曰能大都御史和選曰從學何可比都御史也蒙添入師不敢先自詆辱選詞亂厳正擧止安詳翁諸生從者儼集者外直亦逐好語曰先生公務既無相涉後母勞枉也既八年轉按察使仍河南首釋滄囚除罷諸獘名舊規者共為政一從簡易顧獨於賊吏無所貸遂然賂百金以上者要辭坐六七猓而已或問之曰汚人惜財亦惜命若盡舉所賂以貸擢人即法恍矣問母喪還士民泣送立祠服除擢廣

東右布政諭平將左選在官坐堂上令與隸列之間
處分治生業不勝使令氏告狀者予一票令持示所
告家使同來詰立盡遣導振驛以徇社村子弟擇鄉
祭酒長者教之嶺南若鎮守中官璽傳騎照選嚴條
約節和買減送役掌市舶太監韋眷將招魁供辦奏
乞均徭除戶添採方物選因詔書減省貢獻請悉停
罷雖不盡行亦得減半番禺知縣高瑤發眷造私船
通番沒其貨鉅萬都御史宋旻等皆不敢詰選移文

奬之番人馬力麻詭稱蘇門答剌國來販海春利矜
奇將許之選癸其偽立逐去撒馬兒罕使臣泊六灣
若自甘州以獅子入貢取道廣南浮海歸之六將從
滿剌加更市進選上疏拒止之選既出春非一曾共
平嶺外地震水溢撫按遴集疏不涉心選從便宜發
倉賑民春間累舉前事奏選比眂縣令和同貪墨發
倉擅賑希望侵欺勅命遣刑部員外郎李行會巡按
御史徐同愛鞫選同愛畏春不敢反異選有所照史

張綵意共恐選逼令誣証綵堅不從同受杻棨拷掠數百乃枉判選如恭所奏坐罪徒詔奪選官遣錦衣千戶逮繫之士民要遮數萬錦衣校尉大用辟除乃得出州行至南昌病於李行阻其醫藥竟卒旅舍從吏共養子寄走報恭曰陳選死矣時南昌人張元禎以翰林家居治選殮哀之疏辯曰陳公清儉絕欲陰以時服於是為宜而張綵同逮至京從獄中上書曰臣聞周公四國之謗上疑於君曾參三至之言以搖

其母豈成丘不明曾母不親哉曰能鑠金毀足銷骨

也竊見故羅人陳選夙崇正學一經孤忱可處卻邪

之中獨立驚惕之表太監韋眷通番收露知縣高瑤

按法持之選移文獎借誠賢監司激揚懲貪之善舉

也眷旻徐同愛怯勞首飢致眷橫行胸臆機賊清高

勘官李行顛倒鍛鍊竟無左證臣本小吏詿誤罰法

被選照罷選無他心臣甘沒齒眷意臣憾選厚賂囑

臣臣雖屈從寧敢欺眷眷知臣不可推誘嗾行等逮

臣致理擄掠彌日臣恐死無異行等乃依傍春語文致其詞必如所云是毀共姜為徵舒詬伯夷為莊蹻也選故剛正屈彊不堪憤懣旬日嬰疾而斃李行幸死阻其醫藥訖命之日寮走報春小人倖毒一至於此安敢為天子郎官司寇胥僚臣犢所罪餘衆未回畝百無所圖誠痛忠良斷屈而慮聖明長奸冒死披陳尚冀天日不報覺以他事罷春狹守選平生自待古聖賢其學以克己求仁為要踐修默會不求人知

身雖貴顯所服惟先人故帶每飯一盂韭數根或雞手中杖而已河南參共中半一輛之官廣米騎驢出都門道而提學南京時歸雅家居亦自減其騶從云選置義田百餘畝既沒欲入貧選欲歸田於子載載曰先人義舉也胡妝私之弘治初工部主事林沂上疏並理選究須其平生部從官禮葬之正德中追贈光祿卿謚恭懿

張元禎南昌人生而靈異五歲出語驚人寧獻王聞

其名召見之命為韻語隨口挑成王大驚曰異哉斯
童必為國器天順四年舉進士改庶吉士授翰林院
編修　憲宗初即位上疏勸行三年喪又疏言治道
大本與時宰議不合乃乞歸養病家居二十餘年潜
心理學名益高廷臣疏薦者甚衆弘治初召修憲廟
寔錄進春坊左贊善上疏勸行王道反覆幾萬言寔
錄成陞南京翰林院侍讀學士既乞歸養母家居者
又九年修大明會典召為副總裁陞翰林院學士侍

經筵日講時孝宗知傾名傾心向之特為低几就聽旋以母憂去服闋進南京太常寺卿修歷代通鑑纂要又召為副總裁改太常寺卿兼翰林院學士侍東宮講讀上疏勸經筵太極圖西銘性理諸書　孝宗嘉納並索太極圖以觀曰天生斯人以開朕也將大用不果禎少侍父疾顧天請代喪禮尚古惟以廷召不及躬殮為慨無事燕居日必墮淚嘗建一庄歲置租二百石濟族卿四百石貸鄉民其於書務博涉尤

好探經傳多猶得少年嫉惡如仇至不可近及再入
寔惟務寬厚雖後進寒士亦與抗禮不立崖岸楊廉
文集序曰先生體貌不揚顴頰廋目如懸珠類求方
瞳指爪細瘦頗李長吉神氣安定如謝東山吐音朗
徹如嵇中散清修高節举世之人無不重之
石匱書曰古之先正動與特忤雖顛沛流離一準於
道義皆所謂有本領人也而禍患之來或免或不免
雖遇有不同而要其純鋼鑽鐵折與不折彝同無不

利也恭愍遁斃而卒有黠吏為曰其亮李平廢立之後得聚而三之矣

附項麟王琦朱瑄

項麟仁和人景泰七年舉人授南京吏部司務陞南京刑部郎中成化初應詔陳五事曰務正學以納諫諍曰崇節義曰遠近習曰弭天變其崇節義謂方賢王翱當曹吉祥之變不能奮身死義甘心屈膝剛苟免其遠近習則指王振曹吉祥為戒宜收攬威福勿

使任事役共掃除之從言甚切直以病乞致仕居家二十七年卒貧屡空閉户長吟寄居於八邏按御史撿室一椽始遂栖托有平湖令以賄敗都憲使請者之曰汝何不学項正郎乎令不悟以為都憲有惡於麒齎百金為壽麒厲聲叱之既卒進按御史唐鳳儀以麒與王琦褚遂良同里表其里曰忠清合王項二主於褚祠學使孔天胤又別建揚清祠以祀王項王琦錢唐人永樂舉人四川僉事歷官三十年清苦操

向并日而食絣紙為衣有司歲時候饋堅卧不受郡太守胡濟列狀於朝詔賜百縑琦固以無功辭竟卒寒餓死其寒餓時妻出二金釵請易米琦駭曰安得此妻曰君昔有德於人其人多物為報妾獨取此耳琦佯喜攜入市若易米者既空手歸曰贋釵也人為我識別從之淵矣琦有妹嫁為傅淵妻淵亦渠中舉人仕保安知州州人王顯順省中貴人王振姪恃勢令民產淵痛寘置法及入計從無所餽振振銜之以

庶無可指摘遂族遝總兵若委淵備糧芻庫以卒從
不能歸州人歛金以助喪拔却之會辭垣而把出報
器數拾兩人謂此天所以報廉吏矣妻促棄不取米
垣鄭人成化己丑進士授工部主事官次食貧至常
饘自供既監稅蕪湖盡輸所入課額倍常尋奉勅濬
汴洛諸渠治黄河決口有功不受賞改兵部進員外
郎郎中陝饑奉勅往賑宥出擅盜給與穀種牛具勸
課流民所活六十餘萬累陞右副都御史巡撫南畿

興學造士脩災恤荒官治以抑豪強扶善弱為尚勞
苦得疾暨請殺鹿取血調劑瑄謂吳中一鹿直數千
文物亦生命破耳取血足已疾愈告歸老稱逍遥給
像祠之瑄義利之介斬然有蠹吏賍賂者粃粺拂逆
變敬歷中外歷四十載器從閒匏家無餘羨守令諗
其匱缺餉之薪米一無所受嘗歲饑都御史王璟奏
命賑濟賑瑄米四十石瑄謝曰飢民有之寧有飢官
市中見有戲以紙錢為貨者人曰米都堂不受真錢

而況假乎瘟卒無以為殮而子孫乾乾田收大不能家

石匱書曰一身之外無長物焉凡取諸人者皆不義也則祿之其可受乎周之其可受乎賜之其可受乎暫不至於寒餒死不得矣乞三君子之操必劃而後可者也余取以附之者亦謂陳仲黔婁世間不乏其人哉